

# 梨花胜雪满目春

陆向荣

初春的清晨，明媚的阳光洒在身上，暖意浓浓。越野车翻过分水岭垭口，巍山县马鞍山乡三胜村万亩梨花便在眼前。

似乎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三胜村看梨花。每年阳春三月，我都要来这里赏花、拍梨花、写梨花，有时是为了工作，有时纯属休闲。有一年因特殊原因没有来梨花源，心里竟有些忐忑，就像某一天好友相聚，却少了个熟悉的面孔。

当然，如果梨花有记忆，梨树有记忆，分水岭的风有记忆，歪角河的水有记忆……它们应该记得我。

青山如黛，碧水含情。现在，三胜村的万亩红雪梨，在一场温情的春雨过后悄然绽放出洁白的花朵。远远望去，漫山遍野的梨花似雪如云，铺展成一幅壮阔无边的春日长卷，千树万树堆琼积玉，从山脚一直绵延至山巅，将山野晕染成一片纯净洁白的世界。

大地之美，在这里凝固。因此，这里也被称为巍山的梨花乡。漫步梨园，枝头繁花簇簇，花瓣薄如蝉翼，嫩黄的花蕊点缀其间，蝴蝶绕枝起舞，阳光透过花枝洒落，碎金般的光斑在地上流转。

或许是气候、土壤还有缺水的缘故吧，在我的老家是没有成片成林的梨园的。记得小时候，父辈们也只是为了给孩子们找零食，才会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及山涧边随意栽上几株梨树。由于当时生活困难，我们常在夏日梨果还未成熟时就会将其洗劫一空。“还是‘梨娃娃’呢，怎么就摘了！”父辈们经常这样呵斥我们，但言语中却透着慈爱。

当然，春日里的梨花在孩子的眼里，也是一道绝美的风景。小伙伴们一起在梨树下斗蛐蛐、捉迷藏、玩泥巴、翻纸牌……有女孩子摘了梨花别在柳条做的柳帽上，自然又少不了挨大人一顿骂。有时，小伙伴们也会捧着一本破旧的小人书，津津有味地沉浸在《杨家将》《铁道游击队》的情节里，见大人过来就装模作样地背上一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却不知道这诗写的根本不是梨花。很多年后，我离开了老家外出工作，尽管在山间放牛、砍柴、打野生菌的时光已一去不回头了，但童年的梨花，仍时时“开”在记忆的深处。

春风吹来，枝头摇曳，梨花花瓣轻轻飘落。朝阳村的梨花，自然是与童年

时不一样。万亩梨花呀，想想就叫人激动，想唱、想跳、想手舞足蹈……想喝一杯清香的雪梨酒醉倒在梨花深处。

其实在很多年前，三胜村的红雪梨据说也如同我老家的梨一样，就是为了给孩子们找零食而随意地在村口篱头栽上几棵，慢慢地发现可以在山街卖上一小箩，换一些油盐酱醋的生活用品。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村民们才开始主动在荒山荒坡和退耕地大面积种植红雪梨。

如今，三胜村红雪梨栽培面积已达2.4万亩，鲜果总产量3万吨。价格好的时候，年销售额达4800多万元，种植户户均增收6000元以上，最高的达几十万元。

数字无疑是枯燥的，但枯燥的数字背后却是一个个充满艰辛又精彩的故事。在三胜村里，至今还流传着农村妇女张树花种植红雪梨被评为省部级劳模、模的奋斗史，也有种梨大户郭绍禹“女儿出嫁，梨园做嫁妆”的趣事……

果园渐渐地成为“打卡地”，农旅融合“钱”景好。随着村里的梨园面积越来越大，每年春天都有不少游客前来踏青赏花，打卡拍照定格春日美景。2014年3月，我参加了在三胜村举办的首届

马鞍山梨花节。记得当时梨园的道路还是泥巴路，文艺演出就在坑凹不平的土路上进行，尽管条件简陋，但在这天然的大舞台上，原生态的彝族打歌、苗族歌舞、深山小调、豪迈绵长的酒歌，让我大醉而归。

一转眼，十多年时间过去了。以“看万亩花海，赏民族歌舞，品特色小吃”为主题的一年一度梨花系列活动，已成为村里、乡里甚至整个巍山文旅产业发展中一张响亮的名片。而梨花最为集中的朝阳自然村也因此被列为巍山县重点打造的旅居村。

“美好生活，‘香’约梨源。”今年的梨花源系列活动更是精彩纷呈，将生态之美、民族风情与人文雅趣完美相融。生态徒步线路依梨园而设，蜿蜒穿梭于花海之间，游人在健身步道上循着淡淡花香前行，一路看繁花满枝，听山风鸟鸣；梨园旁空地上的趣味运动会、跳绳、拔河等项目轮番上阵，村民与游客同台竞技，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梨花节下的读书活动，为春日盛会增添了别样活力与书香气息；书画写生现场，巍山老年大学文化志愿服务队书画家你一笔、我一画，一会儿功夫，一幅集体创作的《三鹤迎春》国画便栩栩如生地展

在眼前……

梨园之中，笙歌悠扬，舞步翩跹。身着盛装的乡亲，跳起欢快的歌舞，一场原生态的视觉盛宴正在上演，你或许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但从他们欢快的舞步和喜悦的笑脸上，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围观的游人纷纷驻足，不少人更是情不自禁加入歌场，在歌声与舞步中，共赏春日梨园之美，共叙民族团结之情。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梨花树下的特色小吃集市，香气氤氲，热闹非凡，苦荞糕松软香甜，手工米凉虾滑嫩爽口，土蜂蜜色泽清亮、甜而不腻，还有羊汤锅、烤豆腐、凉凉粉等美食，承载着地方特色的风味，也藏着最真挚的烟火温情。

梨花胜雪满目春，幸福生活入画来。离别之际，我站在一个小山包上放眼望去，一条蜿蜒曲折的柏油路在万亩梨园里隐约可见，怒放的梨花给青瓦白墙的村庄镶上了一道道洁白的花边。我举起相机，“咔嚓咔嚓……”将一幢幢漂亮的小楼定格在了灿烂开放的梨花间。

由此，也将三胜村甜美的生活定格在了我的镜头里。

看上了黑白电视。但发电机功率小，只能够一台电视机用电。1997年，李桂科又购置了两台柴油发电机，并把电线接到了各家各户，但因为柴油发电机成本太高，每天晚上只能发电两小时，用于看电视和客户的照明。两小时内，该看电视就看电视，该做事就做事。两小时后，各自睡觉。至今山石屏的老辈人都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与那时的作息要求有关。那时候，李桂科还购置了机械加工设备，包括粉碎机两台、磨面机一台、抽水机一台，这些农用机械基本满足了山石屏人的日常生活所需。

2004年1月18日，是山石屏人的大喜之日。通过“利玛窦社会服务”陆毅神父、国际爱心扶贫组织宋爱真主任的援助，“洱源县山石屏疗养院10KV线路电力工程”完工，由江湾电站老板孟有福负责施工，总投资五万九千六百元。从此，山石屏疗养院各家各户都能用上不间断电源，李桂科给各家各户购买了电饭煲、电炒锅、电水壶等家用电器。2010年11月，李桂科又为每户都安装了电视机。从此，山石屏村民可以不限时地看电视，能够完整地追完自己喜欢的电视剧。

2013年，洱源县山石屏疗养院电力工程通过了改造。2017年，建成了山石屏村移动基站，4G网络开通。

从此，山石屏跟上了时代的节奏，山石屏人可以使用智能手机，并通过小小的屏幕走向世界。我认识个企业家，说话很冲。他说，我不走向世界。我要让世界向我走来。他的这句话，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但我认为，这不过是虚张声势，或者是夜郎自大。

山石屏通电网络后，才能开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否则便是被世界抛弃的死角。人们在此自给自足，同时也被时代遗忘。

连载 72

## 高原春雨 | 杨俊菊

风掠过高原洞坝子时  
仍带着清寒  
却悄悄吻醒沉睡的柳树枝丫  
嫩芽怯生生探出头  
接住第一滴温润的雨

空气里没有燥热  
只有清冽的甜  
混着泥土与葳蕤的气息  
漫过每一寸苏醒的土地

雨丝细细密密  
不喧哗 不急促  
如心底未说的絮语  
轻轻落在发梢与肩头

远山笼着一层薄烟  
眼前的水塘荡漾开细碎涟漪  
万物在慢慢舒展  
微凉里 藏着无尽温柔

## 梨花 | 杨佳蕊

梨花伴着雨滴  
零落成雪

风过时  
香气长出翅膀  
飞越山川 落在肩头  
是我未说出口的思念

窗外的春天  
是否也有这样一场雪  
若闻到风里的香  
便是在想你  
连同这满枝的白  
成了寄往远方的书信

## 春游木瓜园 | 杨浩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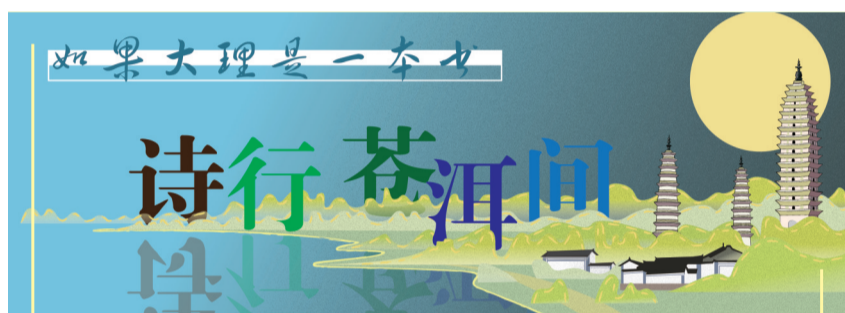
宁静的蓝湖湖畔  
藏着热烈的木瓜花  
一颗颗露珠从树尖滑落  
飞舞在红花丛中的不只蜜蜂  
步入其中 越往里  
木瓜的酸香越浓  
看到大灶 我们相视一笑  
知道是有口福了  
围坐在火塘边  
看木柴上的火星跳舞  
一大锅酸辣鱼咕嘟咕嘟  
酸香滋味抚慰着味蕾  
不是鱼 不是花 不是木瓜  
是春光 治愈了忙碌

## 南经庄的23点 | 宇廷尧

再寻常不过的一个春夜  
星星和灯火一起坠入洱海  
没有人记得你的存在  
追求自由的大巴车驶向北面的大理

行走于生活的倦鸟归于南方的下关  
起于山野和星月的灯火  
把村庄和农田围困于一方黑夜里

月亮还在洱海里荡来荡去  
蔬菜已经成熟  
还未放下碗筷的庄稼汉子  
被卡车的汽笛声催着戴上头灯  
和妻子一起走向菜地  
从黑色的泥土里将莴笋拔起  
将茄子 辣椒采摘进筐里  
头灯摇摇晃晃的微弱光斑  
忽明 忽暗  
映着一个市井使客的颓脸



栏目策划 洪长青 王晓云 杨磊  
栏图设计 何俊伟

## 山居

广见

年老山居不怯寒，还登峰顶探秋兰。  
溪边野菜连根煮，客到烹茶雪一团。  
幽室苍崖仄径深，惟教猿鹿此招寻。  
春风不动花间月，满涧泉声太古琴。

丝样的流云缠绕在山尖，薄雾里溢着山土和肥厚植被的气息，偶尔鸟儿啾啾着在叶间穿过。仄径的尽头是苍崖上静默开放着的大理人所钟情的幽兰，淡淡清芬由簌簌山风捎来，漫过时光，悄悄地落在心上。没有一点点涟漪，轻轻地拨开心间云雾。

大理有很多山，很多名山——春有巍宝山古刹山茶流红、夏有苍山流泉漱玉、秋有石宝山丹霞映日、冬有鸡足山雪覆群峰……

一山有一山的诗情画意，皆是内心澄澈与安宁的所往。埋头赶路的你，是否愿意慢下来、沉下来，在大理秀美山水中寻一份淡然？

褪却世间的喧嚣，走进山林，揪一把嫩绿的野菜在溪水处涤荡一番，扔进沸腾的锅里，烹一锅质朴的烟火。或取一捧新雪，放进陶壶，煮一炉清茶，与老友絮叨那一岁风华流年。——这是，山居者的清宁，也是赶路人深藏心底的所向。

“春风不动花间月，满涧泉声太古琴。”人生恰似一场漫长的登山之旅，前路总有更高的山峰。走进绿美大理山水的怀抱，掬一捧山泉，看驻足的春天，漫山遍野的花开得热烈；听山涧里的清泉，恰如悠悠古琴拨动心弦。任清爽山风吹拂，接受大自然的馈赠，享受难得的宁静和自由。

接下来的行程，更加意气风发。

(杨磊)

## 念念不忘大理情

翁海燕

翻开旧照，思绪便循着光影，重回到那年盛夏，那段镌刻在记忆里的时光，清晰如初，念念不忘。

初抵大理时，便听当地人笑言，此前这里久旱无雨，燥热难挨，而我们抵达的次日，淅淅沥沥的雨便如约而至。友人打趣称甘霖是随我们而来，虽是戏言，那份恰逢时宜的欢喜，却在心底悄悄蔓延，也让这场旅途，多了几分别样的缘分。

巍峨苍山，是大理最挺拔的脊梁，山间云雾聚散无定，时而厚重如墨，将群峰晕染得深沉壮阔；时而轻盈似烟，让山峦蒙上一层朦胧轻纱，若隐若现间，尽显妩媚灵动。初见时便满心悸动，总想着能登顶远眺，去亲历十九峰的雄浑壮阔，探寻十八溪的清奇秀丽，去触摸那些关于“望夫云”与“玉带云”的古老传说，将苍洱大地的绮丽风光尽收眼底。只可惜行程匆忙，这份心愿终究未能得偿，只能将那份向往藏于心底，任想象勾勒着苍山的万千风姿。

洱海的美，则是另一番柔情模样。晴日里的洱海，岸边垂柳依依，随

风轻拂，湖面碧波万顷，水天相接，天是澄澈的湛蓝，水是通透的碧蓝，天水一色，纯粹而惊艳。静静伫立湖边，连心境都被这抹蓝渲染，变得澄澈开阔，不染尘嚣。而雨夜的洱海，更添几分诗意。那日夜色渐浓，我未撑伞，漫步在缠绵细雨中，虽遗憾未能得见“洱海月”的清辉，却邂逅了蛙鸣阵阵的夏夜闲趣。雨滴轻落湖面，荡开圈圈细碎涟漪，与岸边路灯的光影交相辉映，宛如散落湖面的灵动音符，声声入耳，步步入心。

此行亦寻访了巍宝山，山间古木参天，浓荫蔽日，峰峦俊秀，溪谷清幽，每一步皆是绿意，每一处都藏着静谧。踏在沉淀着岁月痕迹的石阶上，曲径通幽，步步生凉，身心都觉怡然惬意。殿内古雅的雕刻与壁画，目光所及，满心震撼，恍惚间似能感知到彩绘背后的古老气息，心愈发干净澄明。

一程大理行，一生大理情。那些关于苍山洱海的诗意，关于巍宝山的静谧，关于雨天的欢喜，都化作最珍贵的回忆，镌刻于心，成为此生难忘的美好印记。



那几天，山石屏人早上起来，都要到桥上走到江东，再过桥返回疗养院，如此反反复复几次，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有桥之后，他们可以自由去赶炼铁街、长邑街，可以自由去卫生院和诊所去看病。不用再渡船，更不需要用溜索滑行。就连那些肢残的老人，也可以在别的康复者帮助下，推着轮椅到桥上走走看看。人们早上起来，都特意上桥通过黑惠江，在江东的路上走走，再折返回来，摸摸桥上的护栏，看看脚下的江水缓缓流过。地理意义上的连通，使得心不再狭隘，更多的康复者走出山石屏，走到周围的村寨和乡镇，走到县城和省城。他们的子女，走向更广袤的时空。

2016年，距人行索道桥数十米的江面上，一座结实的水泥公路桥横跨两岸，车辆可以直通疗养院内。当然，这座桥不仅可以通山石屏，还可以通向更远的西山乡。公路桥修通，使得爱心组织可以将援助物资直接拉到疗养院，也可以使附近各个乡镇的商贩可以直接到山石屏收购山货，山石屏的“飞鸡”和猪、牛、羊、木耳、香菇、牛肝菌等野生菌，核桃、板栗等干果，少了二次搬运费，自然能多赚几块钱。李桂科医生退休后学了驾照，买了辆大众二手车，他往返山石屏也更为方便。有几户山石屏村人也自购了轿车和微型车，有时跑跑乡间客运，更多的时候是接送娃娃上学。

在我的记忆中，贫困山区的中小学生学习读书，都是自己跑去上学的。各村离乡镇中学远，因此初中生大都住校，小学生就自己走读。宋荣坤的姐夫赵凤桃也是麻风康复者子女，他与宋荣坤的姐姐宋树江成婚后，就一直住在山石屏村。赵凤桃告诉我，他的娃娃上学都要开车接送。他这样说时，我以为听错了。我问他，你的娃娃上学，真的像城里的学生般接送吗？他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还说现在还好，中饭在学校吃，早上把娃娃送到学校，下午再去接回就得。过去要接送四趟。山石屏离最近的茄叶小学五公里多，往返就是十公里，每天要接送四十公里，时间大多消耗在这件事上。不过为了娃娃读书，苦点累点也值得。

通电，亦是山石屏的大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山石屏麻风疗养院建院，直到2004年，长达半个世纪都没能通电。照明都是用松明火把和香油灯、煤油灯，再先进点就是干电池手电筒。李桂科刚到麻风院时，手里拎着的也是盏“马灯”。“马灯”是赶马人走夜路时提的玻璃罩灯，外边箍了铁丝，用以保护灯罩。红军长征时指战员手里拎的就是“马灯”。以前行船人也爱拎这种灯，叫“桅灯”。“马灯”和“桅灯”都是一种外形一致的煤油灯，因用法不同而名字相异。1992年，李桂科为山石屏购买了一台小型水轮发电机，山石屏麻风院从此



梨花与春风

李忻绘摄